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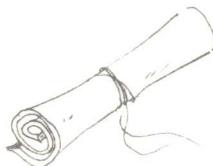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学纵横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陈登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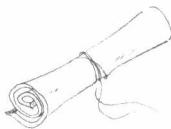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学纵横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陈登原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典籍聚散考 / 陈登原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7376-5
I. ①古… II. ①陈… III. ①图书史—中国—文集
IV. ①Z121.6-53②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11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陈登原 著

统 策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欧雪勤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 11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3.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76-5/I · 653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晚清以降，西学入华，华夏道术分崩离析，我国学术和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和大学教育显得更为面目不清。整顿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之世必有文治。

问题是，如何整顿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种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种种西方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又或依照韦伯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晚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两

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大道，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势必首先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养成的凡事以现代观点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和大学教育的基本品质。现代中国学术的视域基于现代西学，由于对古典西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时才会有心胸坦荡、心底踏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和大学教育正在踏上回归古典学问之路——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主义式的”论说，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基本的学问方向：悉心绎读经典大书，凭靠古典智慧来养育自己的心性。如此学问方向基于万世不绝的古典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学问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有如此心性的学人，并激励“我们”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 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两百年来的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

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绎读经典为核心和传统，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绎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编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文集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或文化研究一类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年10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凡 例

一 本书叙述古今典籍聚散之由，而以各事分隶四厄，一曰政治，二曰兵燹，三曰藏弆，四曰人事。

二 史实之编排，以事为经，以时为纬，如《人事卷》中，以火厄为聚散之大故，因另辟一类。其历来火厄之灾及典籍，则依照时代之先后编入。

三 本书所重，一曰贵因：如清之修《四库全书》，原有政治作用。故凡关于《四库全书》之经过，具详《政治卷》中。

四 二曰贵果：聚书之因，今无可考，而其散书之果，则确有可征者，则从其果收入。如《永乐大典》，确以庚子拳乱而全散，故以《大典》始末，具详《兵燹卷》中。

五 三曰贵近：史家所记，往往乐于道古而忽于述今，非所以致用意也。本书爰反其例，如浙江之修复文澜，山东海源阁之遭劫，上海东方图书馆之遭毁，事在近世，均写记之。

六 四曰辨证：盖史家所记，或有芜陈事实，转为失真，如秦皇

焚书，隋炀焚纬，《史记》、《隋书》仅志经过。本书则引各家之说，推求其故，明其究竟，以符考实之意。

七 其有不能以类收入者，则随事附记：如论藏书家之后嗣，语及阮元修《曝书亭诗》，则以曝书亭来由附焉。如论二老阁之火，则举二老阁来由附焉。

八 本书所引大都标明原书卷页，以符古人用古必用原文之意。

九 然综次既多，不免拙于联贯，用制索引，以便求检。如某事虽分隶几处，然阅者一加检阅，即可综合以观，庶可作中国典籍史视之焉。^{*}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余姚陈登原记。

* 编注：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五月再版，1983年上海书店据1936年5月版影印出版，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此次，我们依《民国丛书》版重新整理出版，主要有三方面的改动：（1）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2）公元纪年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3）对于原稿明显的排印讹误，径改之。文中引文，部分已经作者改编，非原貌，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则一仍其旧。

“凡例”中作者所提“索引”，以上版本皆未见附。

目 录

凡 例 / 1

卷首 叙 引

第一章 古籍之亡残讹误 / 3

第二章 古人记书籍聚散者 / 8

第三章 本书提要 / 15

卷一 政治卷

第一章 本卷叙引 / 25

第二章 秦之焚书 / 28

第三章 隋之焚纬 / 36

第四章 两宋时代之禁书运动 / 43

- 第五章** 元明两代之禁书事件 / 48
第六章 清代文字之狱与典籍聚散 / 55
第七章 《四库全书》馆与禁书运动 / 68
第八章 抽毁与窜改 / 84
第九章 论禁书无益 / 101
第十章 《四库全书》之今昔 / 103

卷二 兵燹卷

- 第一章** 本卷叙引 / 121
第二章 两汉之书籍聚散 / 124
第三章 汉以后四百年间之书籍聚散 / 129
第四章 隋之聚书及其末年兵燹 / 139
第五章 唐及五代之典籍聚散 / 143
第六章 两宋之书籍聚散 / 151
第七章 金元之典籍聚散 / 165
第八章 明代之典籍聚散 / 170
第九章 清代中叶之乱与典籍聚散 / 180
第十章 外患与《永乐大典》之最后散亡 / 191
第十一章 最近之兵燹与杨氏海源阁 / 210

卷三 藏弆卷

- 第一章** 本卷叙引 / 227
第二章 宋以前之私人收藏 / 230
第三章 金元人之私人收藏 / 236
第四章 明之私人收藏 / 238

- 第五章 清初之私人收藏 / 244**
- 第六章 四库修书前后时之藏书家 / 252**
- 第七章 百宋一廛与千元十驾 / 260**
- 第八章 清季之收藏家 / 268**
- 第九章 藏书家之功罪 / 285**
- 第十章 借书与不借书 / 306**
- 第十一章 藏书家之身后 / 315**

卷四 人事卷

- 第一章 本卷叙引 / 335**
- 第二章 水厄与典籍亡散 / 337**
- 第三章 两宋时火灾之厄及藏书 / 341**
- 第四章 明代官私书籍之被焚 / 344**
- 第五章 清代官私书籍之被焚 / 349**
- 第六章 人工之火灾 / 358**
- 第七章 古书库之防火建筑 / 361**
- 第八章 虫害与腐烂 / 366**
- 第九章 书贾 / 373**

卷末 尚言

- 第一章 本卷叙引 / 379**
- 第二章 印行孤本问题 / 381**
- 第三章 收罗遗逸问题 / 391**
- 第四章 藏书家之自觉 / 398**
- 第五章 总结 / 410**

卷 首 叙 引

第一章 古籍之亡残讹误

古书之散逸 吾人但取《汉书·艺文志》以校《隋书·经籍志》，取《隋书·经籍志》以校金门诏之《明史经籍志》，取《明史经籍志》以校《四库总目》，则吾人对于先人之典籍沦亡，文献难征，不将为之泫然？曹倦圃言：“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粲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①今去曹氏时，又二百余年矣，其损失更可知已。

又作者撰述，志在得传。学人所恃以自慰者，正以笔墨有灵，歿世之后，有知余者。然纸墨易渝，枣梨速朽，昔曾敏行撰《独醒杂志》，当时人称其多识前言往行，而其书“自淳熙丙午（1186）家塾板行以后，迄今（乾隆丁未，1787）六百余年，别无雕本”。^②然则学人呕血欲尽之作，其幸而得传，传而幸存者，不将令人纡回短气耶？

① 见曹溶《流通古书约》（《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十本）。

② 鲍以文《独醒杂志跋》（同上第十二本）。

典籍散佚之害 著作之流传与否，固视著作物本身价值何似，其本无价值，而岁久失传者，犹可谓老病而歿，允得其死。所拳拳者，有本为名著，而今失传，此犹中年夭折，死非正命。缅怀过日，弥令人悲也。以今论之，著作之可享遐龄，而惨遭困厄者，何可胜数？揆其景相，可分四者：

亡 一则曰形销魄散也。

西京盛时，今文学授受之盛，史有明文。然自郑玄杂糅今古以来，今所资以治今文学者，何休《公羊解诂》等一二书而已。^①如此凋零，实出当时诸大师拟期之外，——然犹可曰阅时过远也。清之初年，姚际恒闭户著书，昔人称其“博究群书，撑肠万卷”。其所著《古今伪书考》，尤足以启迪后世。然《国朝杭郡诗辑》，称际恒著《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而今日所能得者，仅《诗经通论》及残本《春秋通论》。^②余撰《周官真伪考》，欲读其《周礼通论》，不可得。《四库提要》于际恒《庸言录》下，曾言际恒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大。然万氏《周官辨非》，今尚无恙，^③姚氏之书，竟至形销魄散矣。

残 二则曰形体残毁也。

昔元人辛文房著《唐才子传》，《提要》谓杨士奇《东里集》有是书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夫由类书以求完璧，昔人如黄庭鉴辈，已讥议其不当。^④然清修《四库》，“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书。然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⑤故今日《四库》中所存之《唐才子传》，已非辛氏

① 说详《四库提要》卷二十六，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

② 此据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叙》页五至六，北京景山书社刊。

③ 此为《昭代丛书》之一。

④ 详《第六弦溪文钞》卷一，论《太平御览》条。

⑤ 《四库提要》卷五十八，《唐才子传提要》。

原作矣。

此犹可曰雕虫小技，整与残，未足为轻重焉。然如吴缜《五代史记纂误》，昔人称其于欧阳修轻改旧文、首尾失检之处，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南渡以后，曾与《新唐书纠谬》合刻于吴兴。而《四库》成书之日，又只能乞灵于《永乐大典》。检验仅百十四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① 故今日《知不足斋丛书》中所收之《五代史记纂误》，又非吴氏原物矣。

又如薛居正之《旧五代史》，昔人称其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此书虽自明末以来，流传稀少，然一见于黄宗羲所藏，^② 二见于全祖望所言，^③ 至民国四年时，又见汪德渊货书时所记：“余旧庋金陵路转运使刊薛氏《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民国四年乙卯三月，货于一粤估，得银币一千三百元。余历年收罗精本，斥其半矣。”^④ 然今日由《大典》辑成之《旧五代史》，依然为薛氏之残骸也。

讹 三则曰伪书滋多也。

画鬼之易，由于无所质证。伪书之兴，半缘世无真者。例如自秦人一炬以后，关于《尚书》之今古真伪，不知费人心血多少。向使先秦遗书，聚而不散，又何至攘争千载，异说纷如？善哉，胡应麟之言曰：“赝书之昉，昉自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⑤ “盖以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⑥

以亡逸而产生伪书，其例甚多：如《晏子春秋》，古实有其书也。

^① 同上卷四十六。

^② 据吴任臣《与黄梨洲书》，见《南雷文定三集》附录。

^③ 语见《二老阁藏书记》，见《鮚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④ 据氏所为《货书记》，余见于宁波冯孟颛君家。

^⑤ 《四部正讹》引《广雅丛书》本。

^⑥ 语见《四部正讹》卷上。

《汉志》虽载《晏子》八篇，其名犹为“晏子”。至《隋志》，而有《晏子春秋》七篇矣。《晏子》之与《晏子春秋》，名既不同，卷又互异，故陈振孙以为未知果本书否。然《崇文总目》则云：“《晏子》八篇，今亡；此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① 借人之书，纳我之魂，胥古籍散逸故也。

误 四则曰误文伪简也。

误文之来，完全由于流传者，即家弦户诵之书，亦未可免。例如《汉书·武帝纪》：“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其赦天下。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此种解释，今北宋景祐本《汉书》，犹如此。然揆武帝意旨，着眼于“其赦天下”，初无“内长文”之意也。案鲁子明《自备》“载张子厚家藏古本《汉书》，‘内长文’乃是‘面肆赦’字。盖‘而’误为‘内’，‘肆赦’皆缺偏旁而为‘长文’”。“内长文”者，“而肆赦”之误也。故宋人刘昌诗以为：“诏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②——此《汉书》之因残而致误也。

又如《大戴礼·武王践阼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几令人无从索解。俞樾以为：“盖传写者夺‘垢’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则为‘□生垢’，遂误作‘口生垢’矣。”^③——此又经文之因残而致误者也。误文讹简，古书多有，独举二例，以见一斑。

综言之，古今典籍，聚散无常。散逸之后，足以滋吾人之惋憾者，曰亡、曰残、曰讹、曰误。亡者，使人有空仰高山之痛；残者，动吾人未及窥豹之恨，至于讹也、误也，则又令人困顿迷惑，依约是非，茫然无所适从。昔张海鹏治经之暇，旁通子史百家之言，“尝慨

^① 详《古今伪书考》“论子”。

^② 见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二内“长文”条（《知不足斋》本）。

^③ 见《古书疑义举例》五（《春在堂丛书》本）。本书中述古书脱简，例颇多，不一一也。